



良心茶遊記

● 良心

美軍對日連環火攻(上)

在東京會議室行動驗證李梅全新火攻戰術成功後，美軍高層隨即批准李梅指揮的馬里亞納群島美軍第21轟炸機司令部，對日本全部核心都市發起持續連環火攻，以圖徹底癱瘓日本本土戰爭經濟，以最低戰損徹底摧毀日本本土戰爭根基。

李梅從此徹底改變對日轟炸格局，專攻夜間低空燃燒轟炸，因為李梅認為，日本軍工大量分散在民居小作坊，精準轟炸無效。而且日本夜間防空極弱，幾乎無攔截。李梅對日本其他核心大城市連續複製這套火攻打法，掀起1945年3月至6月的日本城市群燃燒彈轟炸浪潮。從3月9至10日火攻東京結束後的第二天，即3月11日開始，李梅就指揮馬里亞納群島所屬4個B-29重型轟炸機聯隊的1,000多架B-29，在短短一週內對日本的名古屋、大阪和神戶三大城市發起連續烈火轟炸。

名古屋位於日本中部愛知縣，是中京工業地帶核心，二戰爆發時為日本第三大城市，是東海道鐵路幹線樞紐，連接東京、大阪，兼具陸路交通與港口功能。名古屋當時也是日本最重要航空軍工之都，二戰期間支撐日軍太平洋戰爭空中戰力的飛機發動機與戰機總裝最大基地。三菱重工名古屋發動機製作所是當時日本規模最大航空引擎工廠，巔峰月產航空發動機1,600台，零式、彗星轟炸機等機型的大量動力都產自這裏。三菱名古屋飛機廠、愛知飛機製造廠負責艦載機、轟炸機整機裝配。還有配套的陸軍兵工廠、住友金屬、大同製鋼、日本車輛製造、精密儀器和彈藥生產廠。

在日本全面戰爭體制下，名古屋大量民間工廠轉為軍需生產，大量軍工零部件小作坊散布居民區，與戰時萎縮的紡織、鐘錶等傳統產業生產混雜一起。大量工人、學生被徵調進入軍工工廠。早在1944年底，美軍B-29已經開始晝間精確轟炸名古屋，許多軍工工廠已開始向山區疏散。隨着戰局惡化，名古屋物資日益短缺。軍民

物資實施全面配給制，糧食、布料嚴格管控。

李梅早已將名古屋列為B-29重點打擊目標。燃燒轟炸名古屋是李梅對日本城市群系列戰略火攻的關鍵一環，他認為此舉可沉重消耗日本本土戰爭能力。

1945年3月11日至12日，李梅指揮的313架B-29超級空中堡壘重型轟炸機分別從馬里亞納群島關島、塞班島機場起飛，對名古屋實施首輪大規模夜間火攻。B-29機群於11日夜間分批抵達名古屋上空，進入目標區後在1,500至2,000米低空投彈，至12日凌晨共投下了1,700噸M-69凝固汽油燃燒彈。因名古屋城市布局中建有較多防火隔離帶，街區的磚石建築佔比較高，燃燒彈未能形成東京那樣連片的超級火風暴。火勢呈多塊分散燃燒，沒有一次性吞噬大片城區，大大削弱了燃燒彈毀傷效果。結果轟炸僅直接焚燬城區5.2平方公里。美軍戰後評估戰果未達預期。李梅不甘心，於3月19日再次派出B-29轟炸機，對名古屋外圍居民區與小型配套作坊實施燃燒彈轟炸，掃蕩殘存軍工配套區域，焚燬了7.68平方公里城區。

兩個月後，李梅於5月份又連續兩次大規模空襲燃燒名古屋，一次是晝間轟炸，一次是夜間火攻。5月14至15日，美軍出動542架B-29晝間大規模燃燒彈轟炸名古屋城區與南部工業區，共投下燃燒彈2,515噸。空襲的首要目標三菱航空發動機工廠區遭到重創，南部鐵路貨運樞紐也嚴重受損。在航空軍工附近的名古屋古城象徵天守閣也在大火中被焚燬。名古屋城始建於1610至1612年（江戶時代），名列日本三大名城，天守閣是整座城池的核心地標。天守閣外觀重層歇山頂，綠色瓦頂，屋頂兩端矗立標誌性金鯢（金色魚獸雕塑）。整體為全木結構，內部珍藏大量珍貴古畫、文物。1930年，名古屋天守被指定為日本國寶，是日本最早獲國寶認定的城郭建築。5月14日清晨，美軍B-29機群



●此為名古屋城在二戰中被美國空襲摧毀之前的照片，拍攝於1877年。 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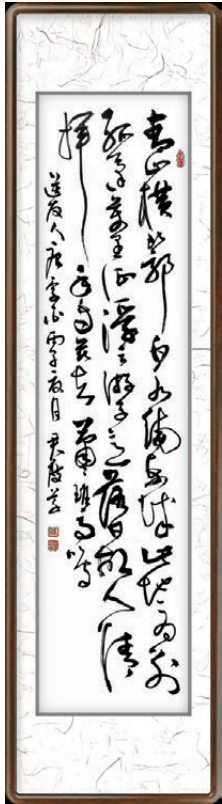
投下的大量M-69凝固汽油燃燒彈引燃天守閣周邊居民區，火勢蔓延入城郭，木結構天守、小天守、本丸御殿全部燃起大火。石砌城垣（石垣）倖存，但木構建築連同屋頂金鯢、大量國寶級壁畫、古器物悉數燒燬，只剩石頭基座。天守閣被毀，是美軍戰略轟炸造成珍貴歷史文化遺產損毀的代表性事件，也成為二戰中戰爭對文化遺產破壞的典型案例。1959年名古屋市民捐款集資以鋼筋混凝土仿原外觀重建了天守閣。

5月17至18日，美軍516架B-29又對名古屋發起大規模夜襲火攻，共投下3,609噸燃燒彈，摧毀約10平方公里城區。後來美軍還多次日間精確轟炸，專門定點轟炸中島飛機、三菱重工航空工廠，打擊飛機製造核心廠房。名古屋居民區與殘存的小型軍工作坊被大面積清除。經美軍日夜多次空襲火洗，名古屋全市約52%城區被摧毀，合計燒燬建築物11萬多棟。三菱、中島航空製造體系嚴重受損，飛機、航空發動機產能大幅下滑，直接削弱了日本本土防空戰鬥機生產能力。平民死亡約3,800人；約47萬人流離失所。戰前名古屋人口約132.8萬；至日本投降時，城市人口僅剩約60萬。

名古屋火攻是美軍對日本核心城市群系列戰略火攻的重要一環，摧毀了日本中部航空工業核心，使日本本土戰機產能斷崖式下降，本土防空力量持續弱化。同時，名古屋火攻也使美軍獲得重要經驗，認識到並非所有日本城市都能復刻東京大火風暴。因為城市規劃、城市布局和建築材質等，都直接決定燃燒彈轟炸的毀傷效果。美軍後續選擇轟炸目標時，開始重視評估城市建築密度。

詩詞度墨香

● 書：梁君度



送友人
唐·李白

青山橫北郭，
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
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
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
蕭蕭班馬鳴。

豆瓣閒話

● 楊 隱

農民和豬

「秀才見面說書，農民見面說豬。」這句俗語說的是豬在一個鄉村農人家庭中，佔據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的確，那時候豬是農村家庭主要的經濟來源，也是農村家庭財富的象徵。評判一戶農人家底經濟的好壞，就是看他家養了多少頭豬，豬長得怎麼樣。

那時候養豬，市場上還沒有化學豬飼料，主要靠田地裏的青草、紅苕、玉米、米糠等農作物。那時候的豬肉也很生態，吃起來既脆又香。如果你從哪家門外過，他家正炒回鍋肉，你在很遠的地方就能聞到香味了。那時候的豬長得慢，一頭豬從一個多月的豬崽子養成肥豬，差不多要一年時間。那時候國家對生豬的收購標準是，130斤算達標，150斤算肥豬，180斤是創優。如果能養到200斤，恭喜你，那是創造奇跡了，很多鄉親都會前來你家觀看學習，國家也會給予一點物資獎勵。那時候農村家庭經濟作物不多，養豬是主要經濟來源。每到年底，一頭豬賣給國家，能賣好幾百元錢呢，基本達標的，也能賣100元左右。那時候生活水平低，一元錢就能買好多東西，更別說100元甚至幾百元錢了，那簡直是一筆巨款。所以農民賣了豬，拿到錢，臉上笑開了花。其實算起來農民在豬身上投資的成本也不少，玉米錢、米糠錢、紅苕錢等等，更別說還有買豬

崽子的本錢；至於割豬草、燒泔水、乃至豬兒生了病給牠吃藥打針的開銷花費就更別提了。但農民想得開，城裏人說牠養豬沒賺錢，農民回答：「管它的嘅，可以零錢換整錢嘛。」

那時候農戶養的豬，除了留一頭殺來過年外，一般都是去賣錢。當然，也有大戶人家年底要殺兩頭豬來過年的，那是極少數。至於賣豬，豬崽一般在家裏就賣掉了，半成品的豬仔要牽到豬市場去賣，家鄉縣城裏有個豬市場，那就是當年賣豬的貿易集市。如果是肥豬，則要抬到城裏，賣給商業局下屬的屠宰場。那時候屠宰場代表國家收購生豬，起點必須達到130斤，少了一斤都不行。那時候抬豬去交是重體力活，家裏如果沒有男勞力的，就得請人來幫忙。請人幫忙不用付工錢，但出於禮貌得煮荷包蛋給人吃，得給人家買包煙。有時候因家裏急於用錢，豬兒剛剛達標就準備抬去交售了。之前在家裏是夠秤的，或者還超過幾斤，但由於路遠，豬兒在路上屙了幾泡尿、撒了幾泡尿，抬到屠宰場時交售豬的農人又多，排了一長串隊，挨到你家過秤時，豬兒的斤兩不夠了，屠宰場不收，只得抬回家去。不用說，豬兒沒交售出去，回家時那一路是很灰心喪氣的。幫忙抬豬的人呢，回來後主人留他們吃晚飯，他們也不好意思吃了，趕緊悄悄回了家。哦，遠去了的養豬歲月。

文化解碼

●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虎患天府之地

世人皆知，四川自古是物產豐饒、安居樂業的天府之地。但很少有人知曉，十七世紀明末清初的數十年間，這片沃土徹底淪為虎患橫行、人類難以立足的人間煉獄。

清初官府檔案的真實記載，足以窺見當時的慘烈景象。順治年間，南充知縣黃夢卜為恢復屬地生機，招募移民入川開荒定居。第一次招募506名移民入川，最終228人被老虎活活吞食，55人死於瘟疫，僅223人僥倖存活。官府並未放棄，二次招募74名移民，又有42人葬身虎口，僅剩32人活下。

南充並非偏遠荒僻之地，尚且遭猛虎肆意屠戮，足以想見當時四川各州縣百姓的生存絕境。這段記載並非野史誇張杜撰，而是地方官員親眼見證、親筆記錄的真實慘劇。

四川大規模虎患爆發的根源，是近四十年持續戰亂、天災瘟疫的層層疊加。明末以來，張獻忠入蜀割據、清軍入關圍剿、南明勢力反覆拉鋸，後續又有吳三桂叛亂作亂，各路勢力在巴蜀大地輪番廝殺、肆意屠戮。戰火未歇，大旱、饑荒、瘟疫接踵而至，徹底摧毀了這片土地的生機。

當時四川瘟疫肆虐，名目繁多，大頭瘟、馬眼睛、馬蹄疫等疫病遍地蔓延。村村戶戶屍橫遍野，盛夏高溫加速病菌滋生擴散，疫病隨風、隨水流轉，無人收殮的死者臥於床榻，滿目瘡痍，民生徹底崩壞。

短短數十年，巴蜀繁華盡數凋零。曾經人聲鼎沸的城鎮村落盡數荒廢，成都府城更是整整十三年杳無人跡，淪為空城廢土。萬頃良田無人耕種，漸漸長滿野草灌木；街巷被草木覆蓋，民居房屋盡數坍塌，昔日繁華天府鬧市，徹底淪為荒草叢生的野地。

人類活動徹底絕跡，失去驅趕與制衡的深山華南虎大肆繁衍、四處氾濫，巔峰時期四川全境老虎數量多達上萬隻。深山、鄉村、縣城、府城皆有猛虎出沒，可謂無處不在。

清代文獻明確記載，常年戰亂過後，城內林木叢生，虎豹成群、兇悍異常，肆意翻越城樓、跳上屋頂，闖入民居捕獵活人，但凡被猛虎所傷，幾乎無一生還。部分殘存村落僅剩數十戶人家，日日有人遭虎噬，嚴重時短短數日，一縣殘存百姓便會被猛虎啃食殆盡。

四川各地縣志的記載，字字驚心。慶符縣患肆虐，數百百姓死於虎口，官府緊急招募獵手獵殺十餘隻猛虎，當地才得以勉強安穩。富順縣常年無人居住，成為虎豹繁衍棲息之地，猛獸晝夜成群遊蕩在城區、村落與集市，頻頻撞牆破門入室傷人，百姓終日惶恐不安。昔日的南充縣衙、學宮等官方辦公讀書之地，已然淪為猛虎巢穴。

彼時巴蜀大地虎患之盛，超乎今人想像。有文人途經宜賓敘南一帶，親眼目睹數十隻老虎如牛羊般列隊趕路，領頭的白虎身形奇異、兇悍無比，頭生長毛、領下鬚長一尺。行至瀘州江邊，空曠無人的江岸之上，數十隻老虎悠然遊蕩，一派獸佔人間的詭異景象。

歷經戰火、饑荒、瘟疫僥倖存活的巴蜀百姓，最終發

現，最難熬的絕境是肆虐的虎患。彼時無人敢獨自出門，但凡出城種地、打水、辦事，必須數十人結伴同行、抱團自保。百姓傍晚赴河邊取水，需點燃松明火把、敲鑼打鼓、手持木棍，以浩大動靜震懾暗處潛伏的猛虎，方能勉強保命。

康熙年間，天下局勢穩定，朝廷推行「湖廣填四川」移民政策，大量湖廣、廣東、江西百姓奉命入川開荒重建。但入川之路，亦是虎口求生之路，無數移民葬身獸口。康熙十年，廣安鄧氏先祖鄧紹祖，在入川途中不幸被老虎吞食。彼時移民結伴趕路，既要防範山賊、抵禦饑荒，更要時刻警惕猛虎襲擊。

肆虐的虎患甚至連朝廷命官也難以倖免。康熙二十一年，榮昌知縣張愬攜七名隨從千里赴任，抵達縣城時，只見遍地荒草、死氣沉沉，遭虎群突襲，五人當場殞命。康熙二十二年，浙江吏員胡之鴻赴什邡上任，夜宿荒村時遭遇虎群襲擊，三名隨從當場被咬死。官員隨從尚且難逃虎口，普通百姓的處境更是苦不堪言。

駐防成都的清軍入城之初，城內虎豹夜夜出沒傷人，士兵不敢駐守城內營房，只能晝夜駐守城牆，在階梯、隘口堆滿柴火樹枝，阻攔猛虎入城偷襲。

為重建巴蜀、保全民生，官府將打虎除患列為頭等大事，組織獵戶、召集百姓，開荒種地的同時大規模捕殺猛虎。直至康熙中後期，海量移民湧入四川，荒地被開墾為良田，密林被改造為耕地，人類活動範圍持續擴張，不斷壓縮猛虎棲息地，人虎力量徹底逆轉，肆虐巴蜀數十年的虎患才逐漸平息。

回望這段慘烈歷史，清初四川虎患，是戰亂屠戮、天災瘟疫疊加後，留給人間的沉痛殘局。明朝萬曆年間，四川人口數百萬、煙火繁盛，而至清初，巴蜀千里沃土，人口最凋零時不足兩萬。

人類文明史上，大多時候人是大地的主宰，野獸是被驅逐的弱者。唯獨清初四川，秩序徹底崩壞，人與自然的地位徹底顛倒，猛虎成為土地的征服者，倖存的人類淪為弱勢獵物。

這段被世人淡忘的歷史，道盡了戰亂災難的殘酷真相：秩序崩塌則人間成荒野，文明微弱則獸性必橫行。這段歷史也時刻警醒世人，珍惜當下的和平與安穩。



●四川曾經虎患肆虐。

作者供圖